



龜山先生集卷第六

經解

春秋義

始隱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而無政春秋所以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詩亡適在平王之終而隱公之初春秋所以始隱

不書即位

天子崩嗣子為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即位之禮也康王之誥是已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小大雖殊

其所以承宗廟之重則同耳以天子之事考之則諸侯
繼世爲君者其亦若此歟故春秋於諸公所以書即位
也然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穀梁曰繼弒君不書即
位正也繼弒君而行即位是與聞乎弒也此說是已蓋
寢苦枕干終身不仕而耻離之不復者人子之志也况
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遽可以行即位乎此不書即
位所以爲正也然隱非繼弒君而亦不書何也以三傳
考之皆謂有讓桓之志則不書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志
也古者君薨而世子生則百官總已以聽冢宰隱之不
敢爲公也蓋亦有冢宰之事乎奚必踐南面而稱公也
不知出此而徒謂有讓桓之志則其貽禍也不亦宜乎

夫禮諸侯一娶而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而已
未聞有再娶之禮也用是言之則仲子非夫人桓公非
嫡子隱何爲而不敢爲公也然則蒍氏之禍隱實爲之
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秋著之其有旨哉

鄭伯克段于鄆

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比其得衆也
雖欲制之反畏人之多言則克段非國人之志也故不
稱國討而書鄭伯以譏之夫爲人君不能明義以善俗
使不義者得衆則鄭伯之過大矣孔子曰我戰則克克
者勝敵之辭也書克以見段之盛疆也段不弟故不言
弟所以參譏之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惠公仲子喪不見於春秋於此始賵不及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者內為主也宋人外之微者也屈千乘之尊而與微者盟故不書公蓋諱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不稱使非王命也私來也書之者惡其外交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之道徑情而直行非可以禮信結也與之會盟失之矣蓋中國微然后戎狄始與諸侯抗與之會盟非得已也至是而王綱可知也

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以兵入也公羊謂得之不彊是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譏不親迎也以文王親迎于渭諸侯不親迎非禮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之盈虧有數存焉此巧歷者所知也何與於人事而先王為之恐懼修省者謹天戒而已蓋於其常也賓餞出納欽致其至所以若天道秩民事尤重於此則其有變也可不為之警戒乎故春秋日食必書之所以重其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或不言朔日或朔日並書之史失之詳略異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王崩國之大事故書之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新王即位不書魯不朝也蓋以書考之則王既尸天子二伯各帥諸侯入應門左右禮也魯之不朝則諸侯之不臣可知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外卒皆名而此言尹氏者譏世爵也古者為臣不敢貳其君故非銜君命則東修之問不出境所以致臣節也生無相問則其死也何訃告之有乎不書可也後世國亂君昏而為大夫者交政於中國故生或同盟死或相訃非禮也故春秋於其訃告而書之所以正君子之外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者未命也父死子將襲爵故稱武氏子以譏之不稱使王有喪未出命故也夫邦有大事而魯不賻雖問罪可也德不足以致之反求焉則天子微魯之跋扈不臣可知矣求者穀梁謂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是也

莊元三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奔謂之孫內諱也文姜之於齊父母之國也雖父母亡無歸寧之義猶不當以奔志之也蓋文姜通於齊侯而殺其夫則於義有可絕而兄弟之倫喪矣故不書姜氏而以奔志之明其義當與齊絕也姜氏齊姓也獨此不書姜氏者於其始奔正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禮也單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魯君弒於齊而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則天子固失義矣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冕弁則魯之臣子亦不當受也故書曰單伯逆王姬以罪魯之臣子不辭而往逆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之館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嫌於群公子之舍則已卑為之改築禮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則築于外非禮也魯之主王姬違義悖禮其惡大矣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桓公在所誅絕而反追錫之則王綱之紊甚矣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舉國而去之之辭也紀季以鄫入于齊事之以土地也猶不免焉故舉國以違其難此智者之事長天者所為也春秋善之書曰大去與夫書奔者異矣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故國君死社稷義之不得避也然則紀侯之去國無亦傷世守之義乎曰昔者大王避狄而去邠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孟子所以教滕文公者亦知是而已此古人皆然何獨至於紀侯而疑之乎

詩義

將仲子

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之所為不違民而已夫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者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叔為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夫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固嘗行之矣叔段得衆而民說則勿取不亦可乎曰彼其得衆以不義也則民化

而為不義不義則後其君矣勿取則危亡之本也

叔于田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為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為衆所說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即文斯

二者而已莊公之於叔段以仁言之則兄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彼誠仁且有禮矣則孰有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校重

不與我言兮是弗與治天職也不與我食兮是弗與食天祿也為人臣任君之事然後食君之祿者義也故弗與治天職則其憂至於不能餐弗與食天祿則不與賢人國事又甚矣故其憂又至於不能見也

孟子解

梁惠王問利則

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

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賢者亦樂此乎

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

移民移粟

移民轉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宜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彼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自不違農時而下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為政也故為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饑不寒此制民之產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是

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爲政行先王之政而無仁心仁
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
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其斯之謂也
仁者無敵

一視而同仁夫誰與爲敵

無道桓文之事

齊先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樂此乎而孟子對
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君子務引其君
於當道則桓文之事不足爲也已蓋大匠不爲拙工
改其繩墨故曰無以則王乎

是心足以王矣

爲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孰禦焉然雖有
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
又以制民之產告之使民不飢不寒而後曰不王者
未知有也

今樂猶古樂

魏文侯曰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
不知倦則今樂與古樂固異矣而孟子之言如此者
蓋樂者天地之和也而樂以和爲主人和則氣和氣
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舉疾
首蹙頰則雖奏以成英韶濩魚補於治也故孟子告
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出乎
尔者必反之理之固然也

徵招角招

角為民徵為事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歛皆民事也故
齊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曰徵招角招是也

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世儒或以孟子教齊宣王行王政為臣不忠與孔子
尊王之意異蓋未嘗論世故也春秋之時名位未亡
天下猶以為君也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
周乎至孟子時諸侯皆已天下不復有周也分

為棄西之已號亦亡矣雖欲尊之尚可得乎聖賢
之趨亦各有所當也世儒不論其世而謬為之
說失其旨矣

好色好貨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知知之仁中之勇行之三者
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
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
天下無足為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于人君之邪
心不可為也然而孟子不以為不可者蓋譬之水逆
行中流而遏之甚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
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

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
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
聞誅一夫

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為君矣
是誅一夫也何弑君之有世儒有謂湯武非聖人也
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弑蓋其智
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矣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
亦運而已矣

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

又殺其父兄係累其王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
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覆運轉之謂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國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則
以大王去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創業垂統
為可繼亦在彊為善而已故大王去邠民從之如歸
市不知為善而去國則民將適彼樂土矣尚誰從之
哉然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國而遂亡則
不若效死勿去之為愈也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不遇魯侯天也

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為之非人所

能也夫何然元之有

尔何曾比于於管仲

孔子謂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称管仲曰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則管仲之功非子路所能也而曾西謂子路孰賢則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問管仲則聽然不說曰尔何曾比于於是何也曰昔者王良與嬖奚乘為之範驅馳終日而不獲一為詭遇一朝而獲十若子路者為之範也雖不獲一而不為歎管仲詭遇也雖得為若丘陵射者弗為也仲尼之門羞称管晏亦猶是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齊王不忍牛之齧棘而易之以羊非愛其財而易之也而百姓謂王為愛無以自辭所謂不得於言不求其心則齊王誠為愛其財而易之矣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者心之所之也而志為氣之帥則氣從之矣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志氣之帥則氣從志而已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氣之從志則持其志可也又曰無暴其氣者蓋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氣一亦能動志故也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通天下一氣耳天地其體也氣體之充也人受天地

之中以生均一氣耳故至大集義所生故至剛氣之
剛大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蓋氣之本体
也氣無形聲之可名故難言也而以道義配之所以
著名之也

勿忘勿助長

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一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
生也益生不祥忘助長所趨雖異而其為害則同
矣循其自然而順養之無加損焉則無二者之害矣

伯夷柳下惠

伯夷柳下惠之風聞之者莫不興起故可為百世師
至其流風之弊隘與不恭則君子不由也

孟子將朝王

齊王欲見孟子孟子辭以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
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夫孟子將
朝王則見王固所欲也為其召之故不往明日出弔
蓋取瑟而歌之意欲其知之也雖公孫丑猶不諭其
旨况餘人乎此景丑氏所以問也夫天下有大戒二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是之為大戒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尺地莫非其有
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則士於其時無適非君也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則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也周衰諸
侯各擅其土地士不遇於齊則之楚之魏無不可者

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士於斯時有不爲臣之義時君苟無尊德樂道之誠心不足與有爲則雖欲亟見之且不可得况得而召之乎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故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方里爲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爲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十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爲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北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蘊而焚之

舜之臣子十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人者孟子所稱者是也夫洪水橫流草木暢茂禽獸偪人則禹雖欲施功未可也故孟子論五人者命益使烈山澤而焚之在禹之先天下既平則命益若鳥獸草木乃在臯陶之後蓋治人與若鳥獸草木其先後之常叙宜如此也亦時焉而已矣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特寔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襲而取之以與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

伯夷柳下惠道不行於天下而流風足以澤世起後而已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遲遲吾行也

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惟義所在

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故孟子曰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以發明孔子之意不失赤子之心

赤子之心發而未離夫本也故言大人以此而已語化之則未也

薛居州善士也

政不足與間也人不足與適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則雖一人可與王為善矣薛居州善士而已不足以與此故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是皆已甚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皆已甚也孔子不為已甚者故陽貨先不得見然陽貨矚孔子之亡而饋蒸豚孔子亦矚其亡而往拜之夫是之謂稱揚子謂誡身以伸道非也

若合符節

舜之事瞽叟與文王之事紂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故曰若合符節

君之視臣如犬馬

臣之視君如國人若鄭以忽為在狡之童是也視君如寇讎若子胥之於楚平是也世之為臣蓋有如此者孟子為齊先王言之使知為君而遇其臣不可不

以其道也若夫君子於君臣之際無是理

天下之言性

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也列子曰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生之謂性氣質之性也君子不謂之性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如禹之治水因其勢而利道之行其所無事是也不知行其所無事而用私智之鑿是以故滅命也所謂命者列子謂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也苟求其以利為本則雖天之高星辰之遠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孔子作春秋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

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以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而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廢置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二字為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堯舜之道豈遠乎哉孝弟而已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人病不求耳伊尹樂堯舜之道即耕于

有莘之野是已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孔子之相師亦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盡心

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世儒謂知我則敵事我則卑失其旨矣

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至於股無胈脛無毛不當其可與墨子摩頂放踵無以異也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未

嘗仕也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之為我亦無以異也
子莫執中執為我兼愛之中也執中而無權猶執一
也鄉鄰有聞而不知閉戶室中有聞而不知救是亦
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
以其有權也權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不能
易地則皆然是亦湯墨而已矣

柳下惠

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而不以三公易其介
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為柳下惠也

同道不同道

禹稷顏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曰同道三聖人

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不同其地
同歸於仁而已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
其揆一也

五十而慕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
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女有妻子則慕
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教者具
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則終
身慕可知矣言五十而慕蓋以此也

五霸假之

堯舜性之由而行者也湯武身之躰之者也五霸則

假之而已非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
昭王南征不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

形色天性

形色即天性也則踐形斯盡性矣故惟聖人為能與
釋氏色空之論一也吾聖人以為天下自然之理而
以常事言之故言近而聞者無懼焉異端之學自以
為精微之論其徒累千百言不能竟其義故學者莫
知適從而去道益遠矣此儒佛之辨也

龜山先生集卷之六終

龜山先生集卷第七

史論

蘭相如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
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哀懼而捭闔之微各射利固無
足道者間有感情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
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蘭相如傳未嘗不
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籍累世之資肆虎狼之
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
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眦睚不測之秦卒能以完
壁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

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雖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廼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

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天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矣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術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喘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論著云

項羽

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擒

常以為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
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齟齬其民天下背而
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飢者之嗜食
不必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
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滅猶蹈其
故轍欲以力制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
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為足以懷民望何
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之名為敵國之資增實
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
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張良

子房起布衣徒出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
敗為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為
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釁一開雖韓
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殖醢蕭何雖能以
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
不邇權勢視去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翛然如
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
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理義者
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蕭何

高皇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何秉國鈞盡革秦苛

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爲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尤多忌刻何爲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至於穢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爲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路者亦屢矣蓋高皇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能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耻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曹參

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驅者皆一時熊羆之士

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爲首宜其力悍彊執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爲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爲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効如之觀參所爲其始以戰鬪爲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爲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問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舛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爲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爲一代宗臣蓋有以也

陳平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慧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為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驚見踈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周勃

將視軍如臂指然唯所用耳以義驅之雖赴水火可也絳侯之入北軍也乃今之曰為劉氏者左袒為呂氏者

右袒使呂氏能得士心軍皆右袒則斯言豈不召亂乎蓋不學無術居其位而不知其任皆此類也至其以列侯就國也嘗自畏恐誅每河東郡守尉行縣至絳必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是果欲何為耶使天子欲誅之也則被甲持兵將推之耶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者乃其自召也以文帝之寬仁故卒能全宥使在高帝呂氏之時而所為若是猶欲以功名自全難矣

張耳 陳餘

遷固謂耳餘為勢利之交非也張耳鉅鹿之圍責節以俱死暨釋波於秦軍耳天不信以為殺之二人所以相失也是豈有勢利定爭即予謂耳餘之友蓋失於相結

之深而相知淺也使其相知如管鮑寧有是耶

韓信

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疆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脩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惟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言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彭越

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較材程力之過

也余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齟齬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搊足則秦項之爭復構矣漢方牧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其猶臨春冰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則菹醢隨之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亦有明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彊弱勝負為君臣則天下之禍何待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夫

季布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
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
之者方季布免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
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
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
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者揚子曰明
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趙堯 周昌

余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為之廢卷太息也以高
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

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深怨積怒其於趙
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強有弗利於已去
之猶發蒙耳一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計者
蓋亦反諸已而已不以在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
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也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
下以婦道如閔睢之時豈特無母禍而已哉

叔孫通

叔孫通欲徵諸生共起朝儀而魯有兩生不從夫叔孫
通量君之能以為禮阿世苟合其道不足尚也不從誠
直然天下新出於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
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劔擊柱其漸烏可

又哉故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如此失其旨矣揚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張蒼

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斗牛之初其次為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為冬至其辰居五故子五可以為正者以日月五星所從起也子為正者得天統以時言也五為正者得地統以辰言也孔子曰行夏之時蓋三代之時惟夏時為正而人取則焉故得人統也二正之相循猶忠質文之尚不可增易也至秦以十月為正失其旨矣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

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特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踈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酈寄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執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反非其本心也

朱虛侯

予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

未嘗不為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監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也尚何及哉然章之獲全於吕后之時而卒能成功亦幸而已

田叔

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婦彼誠知所處余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為知所處孟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為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妻敬

妻敬建和親之策欲以嫡長公主妻單于以謂冒頓在固為子壻子壻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母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况妻之父子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

賈誼

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皇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疎 遊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

奏之彼其心豈能惻然耶此讒譽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遷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為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踈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又夫以才見忌不容于朝出為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與孔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矣

賈山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為喻盛言其侈靡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為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申屠嘉

文帝以實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不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音心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廢果不賢耶雖踈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並材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

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馮唐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性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揚雄謂文帝親詛帝尊以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者僕車之左馱馬之左騾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尔則得矣

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為則文帝未嘗詛而亞夫之軍

張釋之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釋之以絳侯張相知方知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辨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為賢平為喋喋可乎余謂上林尉真亡賴而虎園畜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袁盎

淮南王之屬恣其狂禍又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
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
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其叔不義得表詩人
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
弟如淮南者宜奈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庠可也蓋不
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亦過乎若七
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
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懸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
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已之私怨若二
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秦仁心為質誤矣

晁錯

晁錯曰人君必知術數又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
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知力
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肅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
嘗為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術數而自
親事乎使後世懷諂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質是言
也其為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已知之矣
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
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
在庭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欲僥倖於
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
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

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君亂而取禍益無足恠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蓋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况不為黯者乎

鄒陽 枚乘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

於世幸矣云

竇嬰 灌夫 田蚡

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擢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為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滂奢無度尊已以下人壯夫義士宜耻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為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驚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

其身非自取歟實與區區復銳於為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劉向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而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僊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為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為群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士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甞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籍私

晚寵愛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廣非所以朝升而暮能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其見乘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為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朱穆

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為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

也 臧洪

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之
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
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穆而紹之
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功於已也欲其背
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亦為過而洪之絕
紹豈亦不量彼已歎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
為諒也已

竇武 何進

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
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晚之私竊于神器固天下之所

同疢也 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
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剽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
勢以揚稗批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
幾事不密而禍成於允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
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奐北
州之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
收為已用而乃遲回達且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
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
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光之也范
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荀彧

厲王流彘周召二公共和為政延及宣王卒有中興之
功天下之存亡豈不以其人哉當桓靈之衰其禍未甚
於流彘也董卓之亂天之未厭漢德豈有異於共和之
時乎而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
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杖主威以令諸侯其包藏禍心
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或問關河莫擇其所歸卒從曹
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
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
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
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
嗚呼苟或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敵

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
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
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或有殺身成
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

郊祀

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
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為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
登宰輔莫有能足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
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
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徇於禍福
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

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
書見况餘人乎

汲黯

周勃起布衣蓋推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
下重任固非稍忒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
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洪輩若發蒙尔夫汲黯
之直為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稍忒褊迫臨大事不
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
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周世宗家人傳

周世宗家人傳至守禮殺人世宗不問史氏以為

知林子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
公義二者相為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誅法以
伸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
兩盡其道而已舜為天子瞽叟殺人臯陶執之而不釋
為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
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亦不
可一日而亡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寧與其執之
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伸已之私恩此舜所以
兩全其道也方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徒以聞故
世宗得而不問也有如臯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欲不
問曰乎哉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

龜山先生集卷第七
望之者然則宜奈何亦寘諸法而已矣法有八議而貴
居一焉為天子父可謂貴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寘諸
法而兩不傷焉何為不可哉

龜山先生集卷第七終

